



■ 郭 晖

2020年4月底的一天，我和同事从武汉飞往重庆，再转机到日喀则，赶赴西藏拉孜县，参建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。在飞机上俯瞰高原，一望无际的群山绵延起伏，山峰上点缀着皑皑白雪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宛若童话世界。

下飞机，转客车。封闭的车厢令人头疼、胸闷、心跳加快……服用了一支抗高原反应的药，我努力调整呼吸，祈祷汽车快点到达拉孜县。

汽车在公路上飞奔，一排排树木飞快地向后倒退。侧目而望，眼前壮阔和谐的画面轻轻展开——藏族同胞拉着牛在地里翻土、耕耘；河滩四周鹅黄色的草地上，山羊三五成群地吃着草，像串串白色珠子镶嵌在草坪上；河滩上的水缓缓流淌，洁白的云朵在水中投下美丽的倒影。

拉孜县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中部、念青唐古拉山最西部，海拔4000多米，拉孜在藏语中意为“神山顶、光明最先照耀之金顶”。

湖北送变电工程公司承建的阿里联网工程包3标段项目部设在拉孜县城内。从拉孜县出发向西行驶十余公里，半小时车程即可到达浪措湖，沿途可见庙宇、牦牛、屋檐下的转经筒以及披着袈裟的僧人。

浪措湖被群山环抱，碧绿的湖水像一



面镜子，在阳光下泛着翠绿色的光芒。偶有野鸭在湖边嬉戏，湖面荡漾起丝丝涟漪。近湖岸的水清澈见底，可以看到沙石和水草。

拉孜是西藏有名的堆谐之乡。堆是指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拉孜、萨迦等地，谐就是舞蹈。堆谐这类藏族自娱型集体歌舞是一种集说唱、歌舞、弹奏为一体的民间歌舞艺术形式，也是最早出现的由六弦琴乐器伴奏的舞蹈。表演时，演员又唱又弹又

跳，既可独跳弹唱，也可双人或多人组合弹唱。后来，这种舞蹈形式传入拉萨，经“加工”又形成“踢踏舞”，由自娱型舞蹈演变为表演性舞蹈。

记得在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项目部的开工仪式上，藏族同胞带来了热情的拉孜堆谐。很长时间过去了，他们如火的热情仍然令人难忘。

拉孜的山磅礴大气，多呈黄褐色。极目远眺，山的脊梁像黄牛背，也像秋天树叶的

纹理。群峰相连，山脉之间的沟壑里嵌有丝丝白雪，妆扮着单色调的山脉。随着电网建设者的到来，对讲机里的说话声、绞磨机的启动声，让静谧的大山热闹了起来。

置身拉孜山顶，洁白的云朵在眼前飘动，似乎伸手就能触摸。在这里爬山，不亲身经历难以体味其中的艰险。从山脚看，200多米的山似乎不高，也很容易被征服。然而即便二三十岁的壮小伙，攀爬时如同马拉松冲刺一般气喘吁吁。山上遍布狼

牙刺和碎石，攀爬过程中时有尖刺钻到鞋子里、裤腿中，脚步稍快，不留意就会踩在碎石上，很容易滑倒。

拉孜入夏后，虽不及南方那般燥热，可高原阳光的“亲吻”让电网建设者的脸庞渐渐变成了酱紫色，只有耳根和颞角处还保留着一丝白印，那是安全帽的“功劳”。夏季时常刮风，风声呼呼响在耳边，加之空气干燥、含氧量低，施工难度可想而知。

从拉孜县城出发，往西部山谷行驶，经过蜿蜒的山路，约摸半小时车程可到达海拔5200多米的加措拉山。拉孜县城的318国道旁，数条经幡迎风飘扬，野草、树木经历了冬的蛰伏和春的萌动，伸展出一抹绿意。

在崇山峻岭之间，铁塔银线纵横交织，它们一头连着光明，一头连着未来。

作为一项光明工程，阿里联网工程投运后彻底结束了阿里电网运行的历史，解决和改善了沿线近38万名农牧民的安全可靠用电问题。

我手机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张两年前在拉孜拍摄的照片：站在楼顶上远眺，不远处一座新建的铁塔矗立在山腰间、山顶，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泛出耀眼的银色光芒，像银色的巨龙在群山间舞动。如今，神奇的雪域高原早已架通大电网，它的明天将更加光明和璀璨。

(作者供职于湖北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)

矿区那条路

■ 赵 闻 迪

那条煤渣路原本是农村常见的土路，弯弯曲曲、坎坷不平，大约三四公里长，从煤矿家属区通向镇上的小学，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。

每天清晨，我和小伙伴背着书包走在土路上，常常遇到早起的村人，或牵着耕牛下田，或赶着羊上山坡，或挑着担子赶集。那时的我，每每看到这一幕，总会想起老师讲的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的叮嘱。

晴天走在土路上，还有几分诗情画意，雨天可就遭罪了，一脚下去一个坑，抬起脚鞋上裹满泥巴。走到学校，两只脚似有千斤重，腿也酸得抬不起来，赶紧找来石片、树枝刮泥巴。雪天也不好，深一脚浅一脚，一不小心就摔跤，泥水裹着冰渣浸湿衣服，冻得人直哆嗦。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，我赖床不肯去上学，爸爸低声告诉我：“土路虽然难走，但能引导你走向更好的地方。”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

五年级的一个傍晚，爸爸下班回来，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宣布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矿职代会通过了职工们的提议，要把土路修一下，方便孩子们上学。”“要修路了……”消息很快传开，大人小孩都乐开了花。

不久后，矿上的大卡车来来往往拉来煤渣，工人们把土路铺成煤渣路，路面也拓宽了，路边有沟的地方围上栅栏，防止人掉下去。煤渣路比土路平整、好走，刮风天不会尘土飞扬，雨雪天也不会踩一脚泥了，我和小伙伴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条煤渣路，走在上面，脚底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，好像在提醒我们：“小心！小心！”



煤渣路上有各种各样的脚印，每天数着牛蹄印、鹅掌印、狗脚印上学也是一件趣事。最令我们开心的，就是从煤渣里拾到各种各样的“宝贝”：一只螺帽、几粒滚珠、一块磁石……煤渣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虽然好奇，但很快就忘在脑后，相互比起“宝贝”来。放学后，我们一边走一边“寻宝”，经常忘记时间，直到天黑，家长们纷纷打着手电筒寻找。

一年又一年，煤渣路越来越陈旧，路面变得坑坑洼洼，一到雨天就积水。那时我已镇中学念书，下了晚自习天已黑透，没有路灯，只能和同学拉着手，小心翼翼摸黑走路，大家都希望能有一盏路灯照明。

念念不忘，终有回响。初中毕业那年，硬底水泥路修进了村里，修到了煤矿，煤渣路变成了水泥路，笔直又平坦，路两边安装了路灯，一到晚上就亮堂堂。夏天晚饭后，大人们聚集在路灯下打扑克、下象棋，孩子们在路面上追逐嬉戏、捉虫子、比手影戏，一直能玩到夜深。

又过了两年，水泥路被修整、拓宽，路

边修了绿化带，路灯换成花朵形状的，更漂亮了。这条路跟镇上通往县城、通往市区的公路连通，还设置了公交站台，每天两班车，载着村人通向更广阔的世界。渐渐地，路边有人摆摊做起了生意，卖水果、小吃、土特产，一天比一天热闹。

这条路让勤劳能干的村里人有了努力的方向，通过它，一拨孩子走出去，去县城、市里上中学，去省里、省外上大学，去国外深造；一拨拔青壮年走出去，打工、做生意，为自己和家人打拼出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去年，我陪父母回矿区探望老友，发现矿区、乡村都大变了样，尤其那条煤渣路早已跟煤渣没有一点关系了。那平坦开阔的路面，路两边店铺林立，路上车来车往，绿化带、花坛、健身广场、露天大屏幕、文化墙、音乐喷泉一应俱全，土特产商店有人在直播带货，门口一辆小货车正在装货，热闹非凡。

一条路，见证了矿区百姓几十年的生活变化，折射出祖国发展的日新月异。

(作者供职于安徽淮南平圩发电公司)

■ 任 蓉 华

在徐徐铺展的乡村振兴画卷上，那些用智慧和汗水为乡村筑梦的人，那些焕然一新的乡村之变之美，日益受到越来越多作家的关注。长篇小说《少年奔跑在田间》正是一部反映乡村变化的作品，其透过少年的视角，呈现出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、奋斗图景，以及少年在不同成长体验中寻找到的关于幸福的答案。整部作品兼具现实性和艺术性，笔触细腻、语言生动、情感真挚，读来亲切、自然，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小说中的顾小森是一个城里孩子，在他的认知中，“花生一定是挂在高高的树上，成串成串地垂下来，就像学校连廊处四五月间的紫藤萝瀑布”。除了缺乏最基本的农作物常识，他对农村生活的印象也还停留在“泥泞坑洼的小路，刺鼻气味的厕所，闹腾的鸡鸣狗吠”。所以，当大学毕业的姐姐下定决心留在农村“开民宿，帮村民们的土特产找销路”时，顾小森跟父母的态度一样，都觉得姐姐不可理喻，“那个村里除了有慈爱的奶奶，到底还能有什么其他值得留恋的事物呢？”

为了让姐姐回心转意，顾小森趁暑假来到乡村，骗取姐姐的手机向收购商撒谎，破坏村民们期待已久的“卖瓜计划”，给大家的致富路泼了一盆冷水。得知顾小森的真实目的后，姐姐逐渐平息怒火，并提出只要他能够完成五件事，就考虑回城。由此，顾小森先后接受了想办法把村里的西瓜卖出去、一周内分辨清楚田里的农作物、帮阿宽伯伯的田地守夜及收割水稻、跟祥根叫卖爷爷种的瓜果蔬菜、学做一道家常菜五项任务。经过朋友皮克的帮助，以及自己参与录制短视频，30000多斤西瓜销售一空，顾小森完成了第一项任务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顾小森越来越了解农村，内心发生了微妙变化，从被动接受任务变得积极主动，也更有参与感和获得感。在帮阿宽伯伯收割水稻时，“粗糙的稻秆、稻叶不停地摩擦着手心、手背和

以少年视角捕捉乡村之变

读《少年奔跑在田间》有感

手臂，布满了深深浅浅的划痕，有几道已泛起微红的血丝”。顾小森和同为城里孩子的皮克，终于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真实意味。而在与留守儿童祥根一起叫卖瓜果蔬菜的过程中，他们不仅第一次见识了长长的杆秤，也感受到了淳朴的民风，鼓起勇气跟着吆喝：“自家种的花生玉米茄子卖呀！最新鲜的丝瓜南瓜卖呀！”

调皮捣蛋的林图图、勤劳质朴的阿秀、随和善良的阿宽伯伯……奔跑于田间，顾小森遇到了一个个性情迥异却淳朴热情的村民，亲身体会的劳动、互帮互助的快乐，让他收获了不曾有过的情谊和体验。而香樟树、瓦松、野猪这些从未在城里见过的乡野动植物，也让他与大自然有了亲密接触，演绎了一段城市少年的乡村“变形记”。如果说，花生曾一度被顾小森“挂在了树上”，那么此刻已经深埋泥土，孕育着乡村美好未来。

乡亲们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，欢声笑语更多了，村容村貌更美了。孩子们也见证了乡村的变化——脆甜的西瓜不愁销路，外地的游客纷至沓来，林图图、祥根的爸爸妈妈回乡不走了，大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脚踏实地，创造幸福生活。

离开温室，经历风雨，少年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。小说结尾，一辆满载学生的大巴车停在了村口，写有“奔跑田间的少年团”字样的绿色旗帜迎风招展。诚如小说中的姐姐所想：“乡村振兴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也不能单凭几个人的力量，唯有更多的人支持与参与，才能将点点微光汇聚成璀璨的星河，从而照亮乡村的天地。”



儿时火盆暖心窝



■ 乔 加 林

小时候，一过冬至，天气就变得十分寒冷，尤其进了腊月，常常呵气成霜。随着几场大雪铺天盖地，屋檐下的冰柱很快“长”至一两米长，河水结冰一尺多厚，积雪几十天都不会融化。农村人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生活，家家户户几乎都靠火盆取暖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出生在苏北泗洪一个偏僻的小村庄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还未入冬，母亲就早早地从草垛里掏一些麦草或稻草铺在床上，上面放一张补丁叠补丁的芦席，再往芦席上铺一条破旧的毯子，就这样度过一冬又一冬。那时的农家，家家都有个泥火盆，黑乎乎、敦敦实实。严冬里，火盆给农家生活增添了温暖，给孩子们增添了无尽的乐趣。

凛冬时节，为了取暖，人们早早地用塑料布蒙上窗户，用钉子牢牢钉死，把草

帘挂在门上，屋里再放一个烧得正旺的泥火盆，任凭屋外寒风凛冽，屋里顿时暖意融融。乡村邻里串门是常事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母亲会将泥火盆推过去，众人一起烤火取暖。

在火盆里生火，地方俗语叫“烤火盆”。想把火盆生起火来，有几分讲究，不懂技巧不行。以前老家没有木炭，大多都是用玉米糝或木柴生火，父亲教我生火时总说：“刚开始生火，要少放一点玉米糝，待着火后慢慢增加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‘人要善心，火要空心’。人要有善心才能立身处世，柴火要架空才能烧得旺盛。”父亲一边说，一边用木条不经意地拨弄几下火堆，火焰瞬间蹿得老高。

对农家孩子而言，火盆就是“聚宝盆”。冬日里，几个孩子围坐在火盆周围写作业，有时一边烤火，一边听大人讲故事，听得最多的就是嫦娥奔月、七仙女下凡、杨家将等。晚上若不做饭，母亲就从地窖拿来山芋或土豆，埋在火盆里烧。

夜晚，为了能整夜取暖，父亲睡前会用麦糠把火盆压实，延长燃烧时间。所以，夜里火盆里的火是暗火，悄悄藏在盆内燃烧。

火盆犹如一个发热的“小太阳”，源源不断释放着能量，驱赶着乡村的孤寂、人体的寒凉。冬日里，庄稼人不再忙碌，男人们围着火盆下棋、抽烟、聊天，妇女们围着火盆纳鞋底、织毛衣。乡村朴素的习俗就是在火盆的烘烤中开心地笑，开心地聊。乡亲们有时冻得瑟瑟发抖，或有一肚子怨气苦闷，只要往火盆前一坐，一边搓手一边拉家常，心情就会敞亮很多。那些漫长又难熬的冬季，倘若没有火盆边的温馨与乡情，日子恐怕会枯燥无趣很多。

火盆不仅让冬天变得温暖，也让寂寞的冬夜变得热闹。一家人围坐在火盆旁，自然有了围炉夜话的温情，我和姐姐们一边学习一边取暖，母亲做着针线活，父亲抽着旱烟……见我们渐渐有了困意时，母亲从灶膛里取出煨罐，将热水倒进瓷盆里。在她的多次催促下，我们不情愿地起身，洗脸洗脚，上床睡觉。

如今，火盆早已被空调、暖气替代，很多年轻人自然不知其为何物，更无法感受那特殊的温暖。火盆曾陪伴几代人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，却渐渐消失在光阴流转中，但在人们的记忆深处，它依然那样清晰，依然那样温暖。

